

朝陽別館

這班誤點的火車一路搖搖晃晃地行駛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昏昏欲睡，現在的時間是車窗外飄著細細的雪的十二月，一個本來應該吵鬧、熱鬧卻安靜到能聽到針掉落在地面上的聲音的聖誕夜。這是一個星期前的事情，一封非常特別的信出現在我的信箱，那是一封邀請函，裡面還附上一張火車票，我不過是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只會寫俗套故事的小說家，卻被邀請參加一個上流社會的舞會，絕對不是寄錯，信封上清楚的寫著我的住址及我的姓名，而且還註明要穿著西裝。

火車朝著那個神秘目的地——朝陽別館，顛簸的行駛著，我看著窗外的景色從熱鬧的城鎮漸漸轉變為鄉村，接下來連偶爾能看到的獵人的木屋也沒有了！正當我看著窗戶的玻璃投影出車廂內的影像，想著這種窗外暗到什麼都沒有的地方為什麼還會有火車行駛，終點站到了！我終於了解為什麼這裡會有火車行駛，因為在我走出車站的瞬間，映入眼簾的是如宮殿般華麗的十九世紀末風格的建築，一眼望去，庭院裡的植物都是沒見過的品種，中央的水池裡甚至養了天鵝，為了給牠們游水，還特別將結冰的池水鑿開……非常奢侈呢！我心裡想著，邊整理了一下我身上穿著的，我僅有的一套西裝，邊朝著那座「宮殿」走去，路上沒有遇到什麼人，看來這場舞會的來賓不是很少，就是我遲到了。

在將邀請函遞給管家後，這位年輕的管家領著我來到一個除了華麗以為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的舞會大廳，在管家離開後，我開始打量這裡的賓客們，不到十人，但距離時鐘敲響十下只剩約莫半小時，看來是我遲到了呢！

窗外的雪越來越大，今年的聖誕夜似乎要在這充滿陌生人的華麗建築中度過，希望我們有被安排住所……看著這些連一個袖扣都是我傾家蕩產也買不起的人們，其實來參加的人也不多，除了我之外只有六人，分別是看起來非常華麗有錢的人，我暫時稱呼他為孔雀；約莫二十歲的……應該是律師；剩下的四人中，有三個站一起聊天的人，看起來像大學生，這些人都是很「平常」的，會坐在車上高高的俯視著我們的那種人。但最後的一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位年輕的男士，或許說他是男孩更正確，他看起來不過十五、六歲，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他的穿著，那是來自極東的服裝，如鋼筆墨水般的深藍黑色，仔細看的話還會發現做工精美的刺繡圖案的……長袍，或其實叫做馬褂？我不確定它正式的名稱，但我曾經看過類似的服裝，在截稿日急著送稿的時候，曾經在報社有遇過……他突然向我走來，並且開口道「這位書寫故事的先生，你為什麼會來到這場晚會呢？讓我猜猜……」「等等，你是誰？怎麼知道我的工作？又為什麼會來？」我充滿疑惑的問，「你能夠稱呼我為陵，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因為……」正當他準備繼續說時，一位先生的聲音，打斷了我和這位來自極東的少年的談話。

「各位先生女士們，歡迎來到我，路易斯·福華的舞會，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小小的遊戲，接下來就由我和我美麗的妻子，伊莉莎白來和大家說明遊戲規則」一位留著八字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說到，想必他就是邀請我參加這次舞會的人了，聽著他滔滔不絕的解說這個遊戲的規則，我大約整理了一下規則，簡單來說就是尋寶遊戲跟捉迷藏的結合，參加舞會的來賓要根據線索找出伯爵的千金，伯爵的千金似乎是推理愛好者，而「寶物」就是能夠和千金小姐結

婚的機會，怪不得參加的人不多，並且都是年輕的上流社會的男士，而我和陵受到邀請似乎就是場誤會。

遊戲在時鐘敲響第十下時開始，我和陵一起尋找線索，他邀請我跟他一起破解遊戲，畢竟……陵的身高讓他看不到很多地方……他比我還矮了一個頭，我並不高，甚至在同齡的朋友們中算矮的。陵是真的不高……

話說回來，我們現在在這座「宮殿」的二樓，在一個裝飾雕像的旁邊，夾著一個深紅色的信封，想必就是線索了。在經過各種方法的嘗試過後，終於取得信封，陵打開信封，裡面僅放了一張卡片，上面畫著歐石楠，並用優美的草寫寫道：孤獨、背叛「這是什麼意思？」我問道，而回答我的是陵……興許是我的錯覺，但聽起來非常興奮的聲音：「不愧是送了預告函的人，真是大膽的人呢！」「預告函？大膽的人？你到底在說什麼？」「啊啊！我還沒有做過正式的自我介紹吧！我叫做陵，是私家偵探，因為受到伯爵的委託，前來調查伯爵千金收到的殺人預告信。」在最後一個字的聲音消失後，我聽到自己的喉嚨發出了非常大的疑惑的聲音，甚至引來了所有人的矚目，非常尷尬……「沒事，不好意思打擾到你們了……」我苦笑著。

突然，一個非常大聲的女性尖叫聲劃開了凝結的空氣，所有人都朝著尖叫聲傳來的地方跑過去，是我們最開始待的大廳，我匆忙的跑到欄杆旁從樓上往下看，見到的景象刺痛了我的眼睛，原本放著香檳塔的桌上，躺著一名女性，從她的穿著來看，想必就是伯爵的千金了，原本應該潔淨美麗的米白色禮服現在開滿了血色花朵，心臟的位置有一個……洞，千金曾經美麗的臉上充滿了驚恐，而在她驚恐的臉旁，放著一個香檳杯，裡面……似乎裝的是血，待會一定要告訴陵，桌邊的地上也淌著血，到處都是血……陵立刻拉著我往樓下跑，桌子旁，伯爵夫人癱倒在地，眼中流露出驚嚇、悲傷，以及……一點放鬆？剛才的尖叫聲應該就是從這位驚嚇過度的夫人口中發出來的，但那個一閃而過、似乎是放鬆的眼神，不知是我看錯了還是真的。過了一刻鐘，這間建築中的所有人都被集中到一間有著壁爐的房間，因為最後一班火車就是我搭的那班，所以警察沒辦法在明天上午之前來到，雖然我們也無法在大雪中乘坐馬車離開，這裡儼然成為推理小說中常見的大雪莊園了。

我回過神來，陵正在向除了伯爵跟伯爵夫人以外的人說明他的偵探身分以及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離開這裡以保持現場完整等事項。稍微看了一下，現在一共有十三個人，還有一個可憐的曾經美麗的千金躺在舞會大廳的桌上，還活著的人是伯爵以及他的夫人、我、陵、另外五名來賓、年輕的管家、嚴肅的女僕長、健壯的廚師長以及慈祥和藹的馬伕。

現在我跟陵在有壁爐的房間的旁邊那間房間裡，所有的人會輪流進來讓陵問話並提出不在場證明，現在伯爵跟伯爵夫人正坐在沙發上，伯爵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們準備了這次的活動是因為希望能夠幫艾琳娜找到一個與她的興趣相同而且能夠陪的上她身分的紳士，但在一星期前，我們收到一封信」說話的同時，伯爵從西裝外套的口袋裡拿出一個深紅的信封，裡面是一張畫著黑色曼陀羅花的卡片，上面美麗的草寫寫著：不可預知的死亡，與一開始被我當作線索的那封信，除了卡片內容之外，其他都是一樣的……這時伯爵夫人開口了「我原本以為只是惡作劇而已，所以也沒有特別放在心裡，但路易斯認為應該找一名偵探來調查，於是我們透過一些方法找到了陵，但是今天艾琳娜還是……」伯爵夫人開始不斷的抽泣，陵問了一些關於案發的那段時間二位主辦人在哪裡之後，便讓我將伯爵夫婦送回壁爐房間並把管家請來。

在伯爵離開房間之前，我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會邀請我參加這場舞會呢？我既不是上流社會人士也不是推理愛好者，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無關的人啊！」「是陵讓我邀請你來的，他堅持要你參加，我也不確定原因，你自己問問他吧！唉，我可憐的艾琳娜啊！」

管家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帥哥，不得不說真的長得很好看，如無月之夜的夜空般的髮色，平靜如無波大海的藍色眼瞳，修長的手指，膚色如同他帶著的潔白如雪的手套，唯一的違和感是因為他看起來非常，甚至可以說是過度冷靜，完全不像是看到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兇案現場的人，說不定他就是犯人……這時被我懷疑的管家開口說「小姐是位善良的人，她對我很好，不會像命令人一樣使喚我，請一定要抓到犯人，讓小姐能夠安息！」說到這裡，管家先生突然變得感性，但他的眼睛告訴我他在演戲，或許這個「宮殿」也不是那麼富麗堂皇。正當我們要請下一位來賓來談話時，傳來一聲大喊，然後漸漸轉變成呼救的聲音，再後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三人衝回有壁爐的房間，現在在裡面的人變少了！那個看起來十分有錢的孔雀不知去向，而且廚師長跟律師也不在！難道兇手就是他們三人的其中一個？「那個……助手先生」其中一個大學生說「剛剛那個花孔雀說什麼要喝紅酒，就叫那個廚師帶他去廚房拿，有夠沒禮貌的，過了一陣子就是那個慘叫聲啦！」另一個大學生滿不在乎的說到，這時陵突然拉住我跟管家，讓管家帶著我們到廚房去，我現在反著被拖走，如果有人看到這個畫面絕對會覺得我很狼狽……雖然現在不適合說這個，但我覺得我又可憐，又尷尬……來到廚房前，門虛掩著，在陵推開門之後，空氣中濃濃的血腥味飄了出來，廚房是亮的，眼前的景象令人感到意外，花孔雀躺在桌上，尖銳的刀具深深的插進胸口，他的表情猙獰，眼珠子已經混濁了，早就斷了氣，而廚師不見蹤影，律師跌坐在燈的開關下的地上。

我們趕緊將律師扶起，開始詢問他為何出現在廚房，而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在那個廚師跟少爺離開房間後，想了一下，覺得應該也喝點紅酒，就決定跟上他們，但我有點迷路，所以我找到廚房的時候，發現裡面的燈沒有打開，在我開啟電燈時，就看到這個景象了，嚇得我大喊救命，然後你們就來了。」我覺得這聽起來很完美，就像是串通好的一樣，但又找不到破綻，這令我感到很煩躁，我決定跟陵討論這件事。

陵的看法跟我差不多，但他覺得有問題的地方還有兩點，第一就是律師太鎮定了，他在陳述整件事的時候完全沒有停頓，也沒有受到驚嚇的感覺，與伯爵夫人相差很多，他一定隱瞞了什麼事情，第二是犯案手法不同，沒有收到信封跟卡片，並且這個現場太過凌亂，沒有第一個現場的「美感」，所以陵判斷應該有不只一個犯人。

這時鐘又響了，現在是午夜了啊！在天亮警察到來之前，還會發生什麼事呢？不安的空氣在這座宮殿裡瀰漫開來，每個人都情緒低落，一個人被殺，可能是有仇恨，兩個人被殺，不是無條件的殺人……就是這兩人之間有什麼關聯性。在陵檢查完屍體後，我們幫第二位死者蓋上白布，然後回到壁爐的房間，現在剩下的人都有嫌疑，我和陵可以互相證明清白，三個大學生也都有不在場證明，他們一直在發限時動態，嗯……在證明了自己不是犯人的同時完全破壞了這裡的氣氛……

剩下的人是女僕長、不見的廚師、管家馬伏伯伯、伯爵跟他的夫人、我、陵還有排除嫌疑的大學生們，也就是說剩下的嫌疑人是女僕長、廚師、管家以及伯爵夫婦，馬伏太老了沒辦法犯案，我都懷疑他的年紀超過七十歲了……

「那我們就開始推理吧！」陵坐在壁爐旁的單人沙發上說，「首先，我要告訴大家，我們會抓出兩位犯人，畢竟手法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也排除了共犯的可能性，剛才少爺的屍體被洩憤似捅過很多刀，但小姐卻是俐落的一刀斃命，不對，應該說是劍，從屍體上的致命傷看來，兇器是西洋劍，並且附上了預告犯罪的卡片。」一邊說著，陵拿出了預告卡跟我們找到的卡。

「我們先來找出殺了少爺的兇手吧！」陵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眼中流露出興奮的感覺，我想，他是知道犯人的！「從現場研判是臨時起意的，廚房很亂，而且從死者身上亂七八糟的刀傷看起來，兇手當時很憤怒，並且力氣很大，從傷口插入屍體的角度判斷，兇手並不高，大約170公分左右，而符合身高、性別跟沒有不在場證明的人便是廚師了！那麼我們來找出這位躲起來的兇手吧！」陵好像很開心的說。

屋外的風雪非常大，所以犯人是無法逃脫的，這裡是天然的密室，所以廚師很快就被找到了，在陵的「提問」下，廚師很快的承認了犯罪，他的動機是因為孔雀……喔不，是有錢的少爺喝了酒之後開始辱罵千金，廚師從小看著千金長大，一時氣憤，等到他回過神來，有錢少爺已經沒有呼吸了，廚師緊張的洗了刀然後關掉燈，衝了出去，躲到馬廄去，這個動機是真的遭糕，真是便宜了那隻孔雀……

「接下來只剩下一個問題啦！」陵歡快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他真是樂在其中……明明就死了兩個人，為什麼還能這麼開心呢？「殺了千金小姐的兇手已經答案揭曉了喔！」陵繼續用輕快的語氣說到……「很簡單啊！剩下的人裡面，能夠寫出漂亮草寫、會西洋劍、身高比千金高、沒有不在場證明而且有正當理由能夠接近小姐的，只有管家先生了呢！」「等一下，吉爾沒有犯罪的動機啊！」伯爵大聲的喊出來，陵準備繼續開口時，管家開口了「老爺，不用反駁了，是我殺了小姐，我本來想在警察來之後跟他們走，可惜我等不到警察了呢！我會把動機告訴你們的」「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艾琳娜做了什麼？她為什麼要死？」伯爵夫人發瘋似的大吼，而管家冷靜而冷漠的看著夫人，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疑惑，吉爾開始陳述：「在你們眼中，小姐是公主般的善良的女孩，但在我眼中，她是一個惡魔，從小我就跟在爺爺旁當見習管家，她也從小開始欺負我，一開始只是小小的捉弄，到後來越來越嚴重，當然，我還是愛著小姐的，我就算決定在今天要讓她死，也必須讓小姐以最「美麗」的方式死去，所以策劃了這場謀殺，那麼話都說完了，是否能夠讓我喝杯香檳呢？」

管家拿了原本放在舞會大廳，的香檳，倒了一杯，一飲而盡，然後……倒了下去，臉上充滿痛苦的表情，連原本歡快的陵也露出了不可思議的樣子，並發出了生氣的聲音「我竟然沒料到他會自殺，殺了一個人還不夠，還要再殺一個嗎！可惡！」

我們都沈浸在這沉重的氣氛中，沒注意到升起的太陽，而首先注意到的是陵，他喃喃道「怪不得會叫做朝陽別館，這裡的日出很美呢！雖然現在就像把整幢房屋染上血色一般！」

警察的到來，打破了凝結的空氣，屍體跟犯人被帶走，我們都做了筆錄，然後警察說我們應該回家好好休息，但我一到家，馬上整理了我的記憶，趁它

們還清楚時紀錄下來，整理後成了這本小說，雖然最後的精彩推理因為我差點睡著而印象不夠深刻，顯得無趣了，但我還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奇特的經歷。

在這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陵，也不知道他指定我參加舞會的理由，但我希望他也能看到這本小說，並幫我補充完整的推理。

「呵，這傢伙太有趣了，我果然沒選錯人！」